

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父亲李连山作为平汉铁路民主工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候补执委。为参加这次会议，父亲从蒋统区撤到晋察冀解放区，又从根据地石家庄通过津浦铁路到山东，乘船渡海绕道北朝鲜，跋山涉水进入东北解放区到达哈尔滨参加大会。

我家住在平汉铁路重镇——长辛店，是“二七”大罢工的发生地，这里的工人具有革命传统。1948年3月末的一天晚上，“表哥”刘孟斗来到我家，父亲和母亲说“表哥”这次来要接我们全家回老家给母亲治病。母亲在家忙着简单收拾一点行李，父亲再把有关“工友”请到家中，与他们商讨走后地下党如何开展活动的事。

安排妥当后，父亲、母亲、六哥、七哥和我，还有刘孟斗，我们六人一起从长辛店乘上三等票车到了丰台，再从丰台火车站坐火车到天津，再到沧州（唐官屯）。

沧州火车站的站台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个个荷枪实弹，警戒森严，如临大敌。整个车站被严密地封锁起来，只留有一个出站口准许旅客进出，有国民党兵和警察把守，出站口两边都用铁丝网围着。火车上的人统统要下车出站，因为沧州车站当时是一个分界线车站，也就是终点站，蒋统区的火车不能再朝前开了。黑压压的人群无序的向前拥，士兵野蛮的搜身、盘查，使出出站口的气氛更加紧张恐怖。当我们被拥到出站口时，一个高个



哈尔滨职工总会在车站欢迎全国各地来参加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代表

■青春岁月

我陪父亲李连山虎口脱险

□李世海 文/图

子的警察将我母亲戴的帽子给打掉了，吓了我们一大跳。上小学五年级的六哥很懂事，他是地下党长辛店工委的交通员，他赶紧把帽子拾起，扶着母亲挤向出口，好容易通过了第一道关卡的检查。

不知道通过了敌人的多少道封锁线和哨卡之后，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那是

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一个机关。在这里生活的几周，使我们全家真正感受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城工部决定给我们这些小孩每人制作一套“小八路军”军装，将六哥七哥和我送到华北育才小学学习。很久不见的二哥过来将母亲接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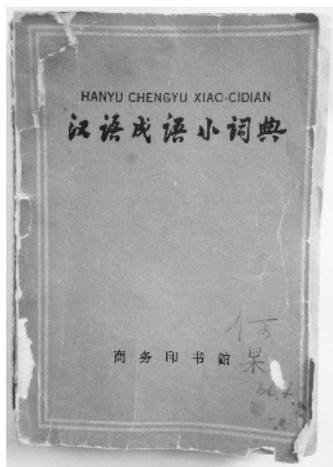
那段日子，父亲干什么去



工人代表李连山（中）在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发言

了，当时我们不清楚。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到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参加“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发言。这次大会还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父亲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图片故事



陪伴我50年的成语小词典

□何昊 文/图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第一页有我当时用钢笔写的“1966年4月，菜市口新华书店”字样，至今快50年了。当时，我家住在教子胡同，距离菜市口新华书店很近，每有闲暇时间，我就跑到那儿去看书。一次，我发现了这本《汉语成语小词典》，64开本，330页，收集了2900多条成语条目。我越看越喜爱，当即就买了一本。

这本小词典通俗精当，言简意赅，每条成语好像一个小故事，仅“一”字打头的成语就有“一箭双雕”、“一触即发”等140条，翻看起来很长知识。我爱好写作，这本小词典更成为我写作中的好帮手，对提高写作水平很有帮助。比如，我写《我和老伴逛北京》一篇文章，总觉得太平淡，又想不起用哪个词来形容我们的逛法。一查小词典，几个词立刻蹦出来，“别开生面”是指另创一种与众不同的新方式，“别树一帜”是指另创一种办法、风格、学派。“别出心裁”则是指另想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主意。显然，《我和老伴别开生面逛北京》就准确、生动多了。

这本《汉语成语小词典》，陪我走过的几十年，社会不断发生变化，个别成语如“兴无灭资”，“多快好省”等已不大使用，但绝大多数词语依然符合当今现实，生动鲜活，文采依旧。

《汉语成语小词典》，是我学习的工具，写作的帮手，与它已结下情缘，这辈子都不会分开。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家庭相册



珍贵的全家福

□史爱平 文/图

过年回娘家，吃完午饭闲来没事的时候，我打开母亲的小抽屉看。忽然看见抽屉里有个本子，我好奇地拿起来翻看着，忽然一张照片从本子里掉了出来。我捡起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全家福。

那是1985年，从北京上大学的姨哥寒假回来看望我们。临走时，他从包里拿出一部相机，说要给我们全家拍张照。这可是我们第一次拍照，而且还是全家照，我们都很激动。我们全家人在姨哥的安排在院子里站好，随着姨哥“一二三”的指挥，我们害羞的微笑便定格在这一瞬间。

姨哥走后，我们便日夜企盼着照片的到来。过了两个月，姨夫终于给我们捎来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

一晃30年过去了，改变的是我们的容颜，不变的是我们对家的依恋，对亲情的不舍。



66年前的结婚证

□宋木仁 文/图

婚姻的文字证明，婚姻的法律文书，毫无疑问地应当属于结婚证。我与老伴张莉莉的结婚证，伴随我们走过了66年的历史轨迹。

我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县育民村。我与张莉莉于1959年1月1日在吉林市结婚登记，领到了有国旗、麦穗、牡丹和喜字图案的结婚证。

当时单位领导批准给了我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一张旧木板床，两床线绉棉被，两屉桌上放着一个“金钱牌”暖水瓶和四个水杯。我用积攒的50元稿费，给新娘买了一件丝绸棉袄。我买了一套上海服装厂制作的“呲叭”中山服，还用“工业券”买了一个铸铁锅。从此，我这个新家的

吃、穿、住就算一应俱全了。婚礼就在这间小房子里举行。凭结婚证，我买了6斤苹果、5斤糖、两包前门烟，又泡了壶茉莉花茶。大伙儿抽根烟喝杯茶，就算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结婚证隐藏三处才得以保留。上世纪60年代，政治风暴弥漫天空，一张大字报把我定位“三家村”，富农成分又兼“黑五类”，还与资本家女儿结婚，已进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行列。惟恐抄家“扫四旧”，害怕造反派得到富农子弟与资本家女儿结婚的证据，我把《结婚证》藏在了床铺底下。后来听说红卫兵抄家的“首选地带”就是床铺，又急忙“换防”塞到厕所水箱后边。

又怕水箱溅水弄湿了结婚证，经我、老伴和她妹妹三人“共谋”，把主席相框打开夹到了里面。

1976年，我进京工作，搬家包装时扔了不少东西。我问老伴：“《结婚证》放哪儿了？”老伴说放在户口迁移书一起装在手提箱子里了。我想，有了户口迁移书和结婚证的证明，我们这个家庭真正合法有效地落户到了北京。

2009年1月1日，我们的婚姻航船风雨同舟驶到了“50号码头”。全总老干部局从大北照相馆请来摄像师，为我们拍摄金婚照。我特意到荣宝斋，为《结婚证》裱糊作框。装裱师傅说：“我头一次看到盖着人民委员会公章的结婚证。”在我进入老叟之年，有幸与老伴充当一次新郎、新娘，再一次享受新婚的喜悦、美好和幸福时光。摄像师用手指的一瞬间按下50年的苍苍岁月、50年的旭日东升、50年的温馨愉悦。这幅金婚照是对我来自旧社会的补偿，对我困难时期婚姻的补偿，对我没拍过结婚照的补偿。

兴奋之余，我拙笔吟下婚姻三字经：家之初，结良缘/互敬爱，牵红线/心地宽，要信任/讲真情，更善待/多涵养，有包容/福共享，累同在/三思行，善冷静/要认真，有宽松/讲责任，尽义务/行其事，各内外/五十年，过来人/情爱论，多感慨/老中青，取所长/承上下，代代传。